

鲁迅全集

(第四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1981年北京第1版
1981年上海第1次印刷

书号 10019·3030 定价 3.90 元



去光华大学讲演（1927）



五十寿辰时摄 (1930)



与“一八艺社”社员等合影（1931）



在北京师范大学讲演（1932）

目 录

三 闲 集

序言	3
----------	---

一 九 二 七 年

无声的中国	11
怎么写(夜记之一)	18
在钟楼上(夜记之二)	29
辞顾颉刚教授令“候审”(并来信)	39
匪笔三篇	42
某笔两篇	48
述香港恭祝圣诞	51
吊与贺	56

一 九 二 八 年

“醉眼”中的朦胧	61
看司徒乔君的画	72
在上海的鲁迅启事	74
文艺与革命(并冬芬来信)	77
扁	87

路	89
头	91
通信 (并Y来信)	94
太平歌诀	103
铲共大观	105
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	108
革命咖啡店	116
文坛的掌故(并徐匀来信)	120
文学的阶级性(并恺良来信)	125

一九二九年

“革命军马前卒”和“落伍者”	129
《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	131
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	133
“皇汉医学”	140
《吾国征俄战史之一页》	143
叶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	146
柔石作《二月》小引	149
《小彼得》译本序	151
流氓的变迁	155
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	159
书籍和财色	161
我和《语丝》的始终	164
鲁迅译著书目	177

二 心 集

序言	189
----------	-----

一九三〇年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195
习惯与改革	223
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	226
张资平氏的“小说学”	230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233
我们要批评家	240
“好政府主义”	243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246
《进化和退化》小引	250
《艺术论》译本序	253
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夜记之五,不完。)	269

一九三一年

关于《唐三藏取经诗话》的版本	275
柔石小传	278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	282
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	285
上海文艺之一瞥	291
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	308

答文艺新闻社问	310
“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	311
沉滓的泛起	323
以脚报国	327
唐朝的钉梢	330
《夏娃日记》小引	332
新的“女将”	335
宣传与做戏	337
知难行难	339
几条“顺”的翻译	342
风马牛	346
再来一条“顺”的翻译	349
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	352
《野草》英文译本序	356
“智识劳动者”万岁	358
“友邦惊诧”论	360
答中学生杂志社问	363
答北斗杂志社问	364
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并Y及T来信)	366
关于翻译的通信(并J. K. 来信)	370
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译文, 并附记)	389

南腔北调集

题记	417
----------	-----

一九三二年

“非所计也”	421
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	424
我们不再受骗了	429
《竖琴》前记	432
论“第三种人”	438
“连环图画”辩护	445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451
《自选集》自序	455
《两地书》序言(文略, 见第十一卷《两地书》)	
祝中俄文字之交	459

一九三三年

听说梦	467
论“赴难”和“逃难”	472
学生和玉佛	477
为了忘却的纪念	479
谁的矛盾	491
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	494
《萧伯纳在上海》序	500
由中国女人的脚, 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 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 (“学匪”派 考古学之一)	504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511
关于女人	516
真假堂吉诃德	519
《守常全集》题记	523
谈金圣叹	527
又论“第三种人”	531
“蜜蜂”与“蜜”	537
经验	539
谚语	542
大家降一级试试看	546
沙	549
给文学社信	551
关于翻译	553
《一个人的受难》序	557
祝《涛声》	560
♥上海的少女	563
上海的儿童	565
“论语一年”	567
小品文的危机	574
九一八	578
偶成	583
漫与	586
世故三昧	590
谣言世家	594

关于妇女解放	597
火	600
论翻印木刻	603
《木刻创作法》序	608
作文秘诀	611
捣鬼心传	616
家庭为中国之基本	619
《总退却》序	621
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	623

三 闲 集

本书收作者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九年所作杂文三十四篇，末附作于一九三二年的《鲁迅译著书目》一篇。一九三二年九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初版。

序 言

我的第四本杂感《而已集》的出版，算起来已在四年之前了。去年春天，就有朋友催促我編集此后的杂感。看看近几年的出版界，创作和翻译，或大题目的长论文，是还不能说它寥落的，但短短的批评，纵意而谈，就是所谓“杂感”者，却确乎很少见。我一时也说不出这所以然的原因。

但粗粗一想，恐怕这“杂感”两个字，就使志趣高超的作者厌恶，避之惟恐不远了。有些人们，每当意在奚落我的时候，就往往称我为“杂感家”，以显出在高等文人的眼中的鄙视，便是一个证据。还有，我想，有名的作家虽然未必不改换姓名，写过这一类文字，但或者不过图报私怨，再提恐或玷其令名，或者别有深心，揭穿反有妨于战斗，因此就大抵任其消灭了。

“杂感”之于我，有些人固然看作“死症”，我自己确也因此很吃过一点苦，但編集是还想編集的。只因为翻阅刊物，剪帖成书，也是一件颇觉麻烦的事，因此拖延了大半年，终于没有动过手。一月二十八日之夜，上海打起仗来了，越打越凶，终于使我们只好单身出走，^{〔1〕}书报留在火线下，一任它烧得精光，我也可以靠这“火的洗礼”之灵，洗掉了“不满于现状”的“杂感家”^{〔2〕}这一个恶谥。殊不料三月底重回旧寓，书报却丝毫也没有损，于是就东翻西觅，开手编辑起来了，好像大病新

愈的人，偏比平时更要照照自己的瘦削的脸，摩摩枯皱的皮肤似的。

我先编集一九二八至二九年的文字，篇数少得很，但除了五六回在北平上海的讲演^[3]，原就没有记录外，别的也仿佛并无散失。我记得起来了，这两年正是我极少写稿，没处投稿的时期。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4]那些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都载在《而已集》里。但我到了上海，却遇见文豪们的笔尖的围剿了，创造社^[5]，太阳社^[6]，“正人君子”们的新月社^[7]中人，都说我不好，连并不标榜文派的现在多升为作家或教授的先生们，那时的文字里，也得时常暗暗地奚落我几句，以表示他们的高明。我当初还不过是“有闲即是有钱”，“封建余孽”或“没落者”，后来竟被判为主张杀青年的棒喝主义者了。^[8]这时候，有一个从广东白云避祸逃来，而寄住在我的寓里的廖君^[9]，也终于忿忿的对我说道：“我的朋友都看不起我，不和我来往了，说我和这样的人住在一处。”

那时候，我是成了“这样的人”的。自己编着的《语丝》^[10]，实乃无权，不单是有所顾忌（详见卷末《我和〈语丝〉的始终》），至于别处，则我的文章一向是被“挤”才有的，而目下正在“剿”，我投进去干什么呢。所以只写了很少的一点东西。

现在我将那时所做的文字的错的和至今还有可取之处的，都收纳在这一本里。至于对手的文字呢，《鲁迅论》和《中国文艺论战》^[11]中虽然也有一些，但那都是峨冠博带的礼堂上的阳面的大文，并不足以窥见全体，我想另外搜集也是“杂

感”一流的作品，编成一本，谓之《围剿集》。如果和我的这一本对比起来，不但可以增加读者的趣味，也更能明白别一面的，即阴面的战法的五花八门。这些方法一时恐怕不会失传，去年的“左翼作家都为了卢布”^[12]说，就是老谱里面的一着。自问和文艺有些关系的青年，仿照固然可以不必，但也不妨知道知道的。

其实呢，我自己省察，无论在小说中，在短评中，并无主张将青年来“杀，杀，杀”^[13]的痕迹，也没有怀着这样的心思。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对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然而此后也还为初初上阵的青年们呐喊几声，不过也没有什么大帮助。

这集子里所有的，大概是两年中所作的全部，只有书籍的序引，却只将觉得还有几句话可供参考之作，选录了几篇。当翻检书报时，一九二七年所写而没有编在《而已集》里的东西，也忽然发见了一点，我想，大约《夜记》是因为原想另成一书，讲演和通信是因为浅薄或不关紧要，所以那时不收在内的。

但现在又将这编在前面，作为《而已集》的补遗了。我另有了一样想头，以为只要看一篇讲演和通信中所引的文章，便足可明白那时香港的面目。我去讲演，一共两回，第一天是